

# 攝影展記錄深港城市變遷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石華深圳報道：深圳和香港自古原本一家，地緣相近，雖然在近史上遭遇了一些變化，至今呈現「一國兩制」的格局，但仍然是血脈相連的兩座城市。首屆深圳國際攝影大展於本月二十二日開幕，也恰逢香港回歸二十周年之際，深圳美術館精心策劃了「雙城姿態——深港50-80年代紀實攝影展」，以紀念深港兩座城市間深厚的血脈情誼。

## 兩地藝術家聯展

此次展覽展出深圳藝術家何煌友、鄭中



▲翟偉良《熟食小販·西貢》，一九六六年



健和香港藝術家翟偉良、劉冠騰的攝影作品二百零九幅。他們的作品拍攝於上世紀的五十至八十年代，記錄下了現在已經看不到的城市逝去的風景，給後人留下了珍貴的歷史圖像。

從五十年代起，何煌友就用自己的攝影機忠實地記錄下深圳地區社會的發展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深圳特區的滄桑巨變。他的藝術追求是平民的視角，有濃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和生活氣息。

何煌友的作品既是紀實的又是抒情的，質樸中包含了對生活的深刻思考，是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結合的攝影作品。深圳美術館館長張燕方認為：「已去世的何煌友先生早期的作品，恢宏壯闊地呈現了深圳由一個邊陲小鎮到改革開放後發生的劇變。」

## 鏡頭展現人間百態

張燕方表示，鄭中健的攝影像是一部地方圖片史料，忠實記錄下解放後寶安縣時期的城市景觀及系列重大事件，還捕捉到深港交界地帶的風土人情。翟偉良的作品極具人文關懷，每一張照片都在敘說一個故事，其作品為香港文化博物館收藏。劉冠騰的鏡頭遍及香港的街頭巷尾、市井茶肆、勞工小童等，展現了一幅人間百態畫卷，其作品參加香港攝影圈的各項比賽，且獲獎無數。

「這些老照片將那個年代的風情栩栩如生地呈現在我們面前。與此同時，對比同一時期的兩座城市，我們可以感受到千絲萬縷的聯繫，這正是因為我們有着相同的血脈。」張燕方希望藉由觀賞四位藝術家鏡頭下的雙城舊影，懷緬往日的城市社會人情，繼而寄情來日。

該攝影展將展至本月二十五日。

◀何煌友《蛇口》，一九八三年



▲觀眾在觀看攝影展  
▲劉冠騰《驟雨街頭·尖沙咀》，一九六七年  
大公報記者石華攝

##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

■歌者戀歌主辦「緬懷十載「情意結」金曲演唱會」，晚上七時十五分於屯門大會堂文娛廳舉行。

■「香港演藝學院節」節目：「阮兆輝×HKAPA：粵韻大綱」音樂會，晚上七時半於香港演藝學院賽馬會演藝劇院公演。

■日本蜷川幸雄劇團今晚七時半、明日下午二時半，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公演蜷川幸雄經典劇作《蜷川馬克白》。

■「高先精選」節目：山田洋次執導《麻煩家族2》（2017年），下午六時半及九時於香港藝術中心電影院放映。

■「百丈銀光：唐滌生百歲誕辰紀念展」之「唐歌雪影」主題放映：蔣偉光編劇並執導，任劍輝、白雪仙等主演《獅吼記》（1959年），下午七時半於香港電影資料館電影院放映。

## 加爾默羅隱修院

陳天權



許多人乘巴士或小木來到赤柱，下車時徑往市集走去，沒有留意站旁有一座天主教隱修院，更不知道這座隱修院原來自一九三七年起已屹立於此，至今剛好八十年。該院名為香港加爾默羅赤足隱修院，並不對外開放，裏面的修女也不會出來，因此一般人對這座建築物一無所知。

香港現有三座隱修院，加爾默羅赤足隱修院是最早成立的一座。一九三一年三月，加爾默羅修女從比利時乘船前往中國建院，五月經香港到達廣州。一九三三年修院遷至香港，初期修女在港島羅便臣道七十五號居住，三六年覓得赤柱土地建院，翌年完成。當時赤柱並不如今天繁盛，環境清幽，很適合靜修。修院建築呈U字形布局，另一面有高牆圍繞，完全與外界分隔，修女們就在裏面過着禁閉式的簡樸生活。修院由比利時的義品地產公司設計，它擺脫過去慣用的基督教風格，採用歐洲當時流行的現代主義，沒加太多裝飾。整座建築以紅磚築成，面向赤柱村道一方設有小堂，兩個門口與六個彩色玻璃窗的頂端各飾以凸出的白色三角形，令人聯想起哥德式教堂的尖拱。最矚目的是小堂屋頂豎立了一支高聳的白色石柱，上面加插十字架，彷彿觸及天際。

小堂逢星期日開放給教友進行崇拜，它與一般聖堂不同，平面為曲尺形，教友坐在長方形的會衆席，面向祭台和神父；修女們則坐在曲尺形的另一方，同樣面向祭台和神父，但看不見教友，祈禱時更加專心。

今天的赤柱已變成旅遊區，遊人如鯽，四周亦出現了不少新的建築物。但加爾默羅隱修院始終如一，像鬧市中的一片淨土，與世隔絕。該院目前有十四名修女隱居，她們每日祈禱、默想和勞動，只有生病才會外出，死後也葬在修院內。

## 約翰濟慈



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，英國出了許多出色的詩人，其中一位就是約翰濟慈（John Keats），其詩描寫景物美麗細緻，感情內斂而淡出，令人心領神會。濟慈一生貧困，父母於他年輕時就過世，由哥哥及姐姐照顧長大。他很早就表現出寫詩的天分，並且年紀輕輕已將維吉爾的《艾涅阿斯紀》翻譯成英詩。

## 擇偶



愛情總被譽為最美好的東西，但婚姻卻又常被貶為愛情的墳墓。如果，只要愛情而不要婚姻，行不行？答案是否定的。

當想要安定下來和繁殖後代時，人們會自覺走入婚姻；或者，有人期望通過婚姻來表達一生一世的承諾；也有人是為了給長輩一個交代等不得已的原因。總之，婚姻是千百年來人類社會的約定俗成，亦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必然行為，婚姻市場的需求從來都很龐大。

婚姻成功者，可以相伴至白頭，失敗者，成為怨偶、仇敵、名存實亡的陌路人，「我的流氓前夫」、「前妻紅杏出牆」……此類標題決非製造轟動效應，皆有事實根據。婚姻結局雖有異，過程卻大致相

慕秋

同，飽含磨合的辛苦。

若說婚姻是必然的，但誰遇見了誰，卻是偶然的。不信試試，抽任何一對夫妻來作個分析，無論是佳偶天成還是分道揚鑣，從相貌、財富、時間、環境等因素，總可找到一兩樣證明婚姻是因偶然而走向必然。比如他與她，同窗四年，感情水到渠成，結婚生子。五年後在一個飯局，他相識另一少女，慕其漂亮聰穎，情深不能自拔。他下決心拋妻棄子與之結合。又一個五年過去，他與前妻在飛機上偶遇，關於兒子的話題令二人重燃愛火，他又離開現妻，與前妻復合。

所以說擇偶充滿偶然性，相遇與不相遇，有無下一步發展，都具有不確定性，但反過來說，為什麼在此時此地遇到的是他／她，而不是另一個？這又說明在偶然性中隱藏着必然性。

## 欲寄荒寒無善畫



個人十分喜愛清初八大山人（朱耷）筆簡意賅的花石鳥魚。作者寄予真情實感，擅用空間，隨意揮灑，虛實相生，帶着一顆冷傲的心看荒謬的世界，展現內在清空落寞的境界。雖然其花鳥畫較多，更為識者稱詡；但他繪的殘山剩水，極目皆荒涼之野、寂寥渚濱，別具風格；總是那麼靜穆無人，蕭條淒涼，使人體會明末遺民難以言喻的心境。像附圖，為八大山人《仿倪雲林山水》局部（該畫曾以八千多萬港元成交）。設色淡而無半點青綠，渚石零星散布，禿秀枯樹襯小小遠山，連空屋也淒清；好

比現代詩所詠：「烤着千萬年的寂寞。」其實，八大山人並非刻意仿古，乃志在借景（畫中之景）抒情，流露內心真實的意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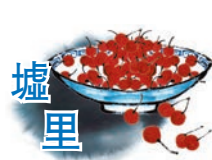
筆者從前在博物院中，曾細細觀賞元末明初名畫家倪雲林（即倪瓚）繪的《容膝齋圖》。若所料不差，八大山人應是仿此作的景物和構圖。倪雲林原作，是他一貫平遠小景的風格（脫胎自五代董源和巨然），筆墨簡約，布局疏略，意境空靈，耐人尋味。其天真幽澹，有出塵之致；蒼秀蕭索間，展現作者閒和靜趣的心境。正如宋代王安石早已說：「欲寄荒寒無善畫。」八大山人相隔遙遠的年代，也有同感，但二人內心卻懷着不同的孤傲。

李英豪



## 聖彼得堡的雕像

葉歌



十八世紀初，彼得大帝為打通俄羅斯與波羅的海間航道，趕上西歐現代化進程，下令修築聖彼得堡。涅瓦河畔留下了他的兩尊雕像。一尊青銅騎馬像，馬足下踩一條大蛇，彼得目視遠方，右手前指，似乎在指揮城市建設。另一尊號號「木匠彼得」，銅像中人坐在造了一半的大船前，這是紀念他曾喬裝打扮到西歐學技術的過往。原作毀於十月革命，上世紀九十年代該市恢復原名，荷蘭政府複製了荷蘭的彼得故居前的拷貝，贈予俄羅斯，所以眼前所見是拷貝的拷貝。

聖彼得堡十月革命後更名列寧格

勒，列寧雕塑一度隨處可見。後來大半移除，但最有名的列寧右手下指的銅像仍在，當地人戲稱「列寧叫出租車像」。不過，如今還能看到不少銅牌，標明此為列寧訪問、講話處。城裏也有不少作家銅像。導遊介紹，說這裏曾是司法大樓，柴可夫斯基在此學過法律，日後改行做了音樂家；那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學過工程的大樓，後來他當了全職作家。又能看到屠格涅夫、果戈里、高爾基等的雕像。俄羅斯藝術家、作家好像不少都是不走尋常路的叛逆者。

每個民族都用自己的方式銘記歷史，傳承文化。看到街頭巷尾隨處可見的藝術家雕像，無論俄羅斯的GDP如何，吾道不孤可想而知。

## 父親的黑膠

耶生



前日說起，小時候父親聽黑膠唱片的情景，深刻印象，但黑膠的式微，卻彷彿成為我和父親的距離。幾年前，不知什麼原因，黑膠與唱盤，再次佔據大型唱片行的一角。

是物極必反？當CD也式微，人們聽的是沒有實體的串流音樂——在手機上下載一個App，就能夠聽到在雲端上的音樂，連下載也省下了，好比在網上有一間完備的唱片行，只要付入場費，就有無限的音樂給你試聽一樣。如果CD淘汰黑膠是因為方便，那麼mp3、下載音樂、串流音樂淘汰實體CD，也是因為方便。然而，人生就只有方便？

於是，人們再追求質素。這裏有兩個方向，一是下載音樂或串流音樂的格式，漸漸向無損音質的方向進發；二是黑膠唱片和唱盤復活，因為我們希望享受最原始的美好。

而我，想有一個時刻，回到父親聽黑膠唱片的時空。我買了一台唱盤，在父親家找到一張黑膠唱片，是譚詠麟的《愛的根源》。在一個雨夜，在家中的客廳，我感受到唱針劃過高低不平的溝而產生聲音，那是一種生命的感覺，與CD的機器式高品質是截然不同的享受，這是一種不一樣，沒有高下，但黑膠的能量，卻有着莫名其妙的吸引力。

我終於，走進了父親的世界。

（下）